

# 「捶草印花」凝練古樸美術畫作

## 古稀老人朱秀雲

### 傳承民間染布技藝

朱秀雲採摘自家種的太陽花。

#### 「捶草印花」步驟



古代的先民們是如何進行染布的？在位於黃土高原東麓、黃河岸邊的三門峽市陝州區人馬寨村，近70歲的朱秀雲老人給出了答案。她不僅把太陽花汁液印在白布上，製成精美的圖案，還唱着小曲、再現了婦女勞作的歡快場景。這種樸素的染布技術，就叫「捶草印花」。為了傳承這門古老的技藝，她一手創辦「秀雲民間藝術館」，既展示這項河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，亦將技藝傳授給村民及遠道而來的學藝人。



捶草印花技藝傳承工作室在秀雲民間藝術館內。



朱秀雲回購的村民印花作品。

三門峽市陝州區人馬寨村位於黃河岸邊，此處向西是廣袤厚重的黃土高原，向東俯瞰則是茫茫無際的中原大地。朱秀雲一手創辦的「秀雲民間藝術館」，就在該村的正街上。秀雲民間藝術館是兩進院落，白牆青磚，莊嚴幽靜，進大門繞過照壁，右手邊就是「捶草印花」工作室。工作室的屋內上方、牆壁上、床上，擺着各樣的手印花布料作品。

「平時我就在這裡工作，有遠方來學藝的，也在這裡進行授課。」朱秀雲老人說。捶草印花，顧名思義，把草擺成圖案在兩張白布中間進行捶打，草的汁液或花朵滲在白布上，達到布上印花的效果。這是最原始的染布技藝。

秀雲民間藝術館不僅是河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館，也是陝州區「巧媳婦」創業就業工程示範基地。朱秀雲常常接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捶草印花布料訂單，她就把技藝傳授給村民，同時收購村民自己捶打的布料。「一些手快又能幹的，一天能賺200塊錢，工作量小的，一天也能有上百元的收入。在農閒時節，讓大家都忙得開，多做一些收入。」朱秀雲說。

#### 再現失傳印花技藝

朱秀雲老人演示了捶草印花的過程。她先去大門外的花園裡，門前的空地上拔太陽草，摘玫瑰花瓣。「這種草是老祖宗的遺留，是寶貝。」朱秀雲小心翼翼地將太

陽草握在手心。隨後，她回到屋裡，把太陽草的莖葉擺在白布上，成散開的圖案，莖葉頂端擺上玫瑰花瓣。擺完之後再鋪上一層白布，拿起棗棗開始捶打。捶打數十下，揭開白布，清理掉莖葉渣滓，白布上留下成形的印花圖案。接下來，染上圖案的布料還要經過媒染固色、染布、晾曬、製作成型等工序，一件完整的捶草印花作品才算完成。

捶草印花技藝，在河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檔案中的稱謂是「銀草印花」，不過，一個「捶」字將整個過程鮮活地再現，因而「捶草印花」的名字流傳更廣泛。作家楊莉波曾把「捶草印花」稱之為棉布上的「草葉集」，她說：「捶、草、印、花，每一個字都可以拆分開來，每一個字拆分開來都是一道工序、一幅畫面，而它們組合在一起，又是一個故事、一種風情。木棗棗叮叮噹噹，連同捶草印花時心弦的輕輕撥動，合成美妙的樂音，訴說着手工藝的閒適與詩意，表達着農耕文明的恢宏與靜美。」

在演示「捶草印花」技藝的同時，朱秀雲老人唱起了婦女們聚在一起勞作時常唱的曲子：「月兒彎彎照床前，小農家紡線忙又忙，手捶車輪嗡嗡響，紡得線兒細又長」、「月兒彎彎上東牆，小農家織布忙又忙，手搬錫篋穿梭忙，織得布兒白又光」、「棗棗棗噹噹響，大家一起捶草忙……」邊捶邊唱是當地婦女捶布時的特色，這樣使得勞作場景煥發出別樣生機，「村裡人活得很瀟灑的，在忙碌中找到生活的樂趣。」朱秀雲老人說。

#### 繼承家業得天獨厚

肥皂沒有被發明時，農家在河邊洗衣服，

往往把皂莢裹在衣服中進行捶打，借助皂莢的鹼性去衣服上的油膩，捶草印花與此相似。由於現代印花技藝的衝擊，捶草印花技藝一度失傳，其挖掘與恢復，經歷了漫長的過程，單單發現太陽花最適合當捶草印花的原料，朱秀雲就經歷了無數次的試驗。朱秀雲在印花方面有學淵源，她的曾祖父朱廣英、祖父朱國章涉足最早印花業，其父朱景文繼承家業，這讓朱秀雲骨子裡帶着印花基因。同時，她的姑姑和母親也是能畫、能剪、能繡，為她創造了得天獨厚的學習環境。

2006年，為了響應國家保護非遺技藝的號召，朱秀雲開始了恢復捶草印花技藝的歷程。她一邊四處尋訪上年紀的老人，一邊用各種草反覆試驗。在眾多被尋訪的老人中，喬改苗是重要的一位。大營鎮峪里村村民喬改苗，出生於1926年，據她回憶，她從小穿的就是印花布做的衣服，直到解放後。經她口述的故事，對於捶草印花技藝的恢復提供了很大幫助。同時，大營鎮峪里村的李鎮川，平時喜歡收集非遺實物，他也是捶草印花技藝的發現者之一。

在那段時間，朱秀雲常到田野裡去，只要看到好看的草葉，就摘回家進行捶打、實驗，但大多草的葉莖汁液太少，且容易掉色。後來，她發現一種草纖維素緊密，柔韌性好，反覆捶打不散其形，且漿液較多，附着力強，能清晰地將草的葉脈紋路印在棉布上。這種草叫「太陽花」，學名「老鶴草」，果實狀似啄木鳥的頭部，啄木鳥俗稱棗棗，所以也有人稱其為「棗棗草」。如今，藝術館門前和自己地坑院周邊的太陽花，都是她專門種植的。

#### 多種非遺技藝匯集成就「民俗文化村」



秀雲民間藝術館裡憨態可掬的布老虎。

人馬寨村是陝州區知名的「民俗文化村」，是著名民間工藝品澄泥硯的產地之一。在村子裡，除了秀雲民間藝術館，還有一座「王玉瑞澄泥硯展示館」。在朱秀雲老人接受採訪時，「薪火相傳——陝州澄泥硯傳承人作品展」正在王玉瑞澄泥硯展示館裡進行，八方來客參觀了人馬寨的澄泥硯作品和陝州地坑院文化。

「捶草印花」工作室只是秀雲民間藝術館諸多非遺技藝的一項，藝術館中還陳列着剪紙、布老虎、面塑、香包等非遺產品。將剪紙技藝與捶草印花相結合，使染布的圖案更加多樣和美觀。



朱秀雲(左)和「王玉瑞澄泥硯展示館」的侯引綱在一起。

# 徐騰：一人一枱 成就設計事業

作為建築師的徐騰是成功且幸運的，1980年於英國學成，第一份工作是跟着公司去興建倫敦史坦斯特機場，一做便是十年。爾後回流，又再為香港機場的建設工作數年，積攢了足夠的實踐經驗。但是作為一個設計師，他沒能生而逢時地擁有一份幸運——沒有在網絡相對發達、資源相對更加豐富的這一代開始工作，也沒有合適的平台與設計業者交流，所有的「不會」都得靠自己一點點打磨出來，全憑着自身的努力和進取。

源源不斷的靈感是設計者們賴以生存的寶藏，而獨守一間辦公室進行創作工作，難免乏味。本是建築師的徐騰思索起這個問題：用什麼樣的形式可以讓設計者們互通有無、工作上輕鬆產生交集呢？「設計是一種習慣，你知道某種習慣是成功的，就會繼續。但是，要去轉變這個習慣是很困難的，這個世界不可以不變，轉變才是維持生存的機會。」徐騰說，他認為設計者們需要轉變工作的空間和形式，最好還能因此獲得靈感，甚至工作機會。

#### 建立培育創意的空間

一年半前，當這個念頭冒出來以後，徐騰便帶同自己的兒子徐達開始將「共享空間」

這個想法一步步落實起來，「我們作為設計師，深深明白年輕設計師所面對的挑戰，例如缺乏發展機會和創作空間，及欠缺足夠支援和相關人才以達至成功。最終，我們希望提供支援，以及一個共融及全方位的環境，使年輕創作者能保持好奇心、互相合作、啟發他人並獲得啟發，讓整個社區能蓬勃發展。」

T.H.E Design 設計家意即科技、人文、環境 (Technology、Humanity、Environment)，整個空間着重三者的結合，不論是設計師為本的元素，精心策劃的室內設計，或是其培育創意的文化，皆體現出徐騰對這三方面的重視。

三人行必有我師，設計者們在交流中可以各取所需。所以，在隱私和靈感上，徐騰更傾向於靈感的發現，他認為不同的行業在看到同一件產品時所產生的投射是不同的，相互之間的借鑒是十分必要的：「做設計的人是需要保護自己的創意，但不代表每一個項目都是這樣的。譬如我以前做機場的項目，有些機場會需要當地居民隨時都知道機場的進度，得到民眾的喜歡。所以，公開或保密信息，全憑自己的選擇。」

#### 從建築師到設計者伯樂

2000年，徐騰開始了自己的創業公司，那時的他已趨中年，並累積了足夠經驗，「因為已經有經驗，也有一定程度的客戶累積，這對我去做創業公司來說是很利便的條件。」儘管如此，徐騰仍然感受這件事的困難不可小覷，「創業者幾乎都算是從零開始。」他說。

由於在過去的十多年時間中，徐騰幾乎一直在與機場打交道，因此，創業後的他仍然以此為重，他說：「做機場項目是需要和很多不同的專家合作的，除了基本的工程師，我們也同時需要譬如室內設計、傢具、指示牌以及商舖、餐廳的相關專家。因此，便有了這種合作的概念。」徐騰希望香港本地的人才能夠勝任這些項目涵蓋的工作內容，他產生的這個構思也順帶培養各種方面的設計者。

透過不同的合作項目、以經驗及公開論壇提供實戰經驗或適當指導，讓一眾年輕設計師獲得更多發展的機會是徐騰成立設計家的初衷。並且，他認為初創設計公司亦可以從這裡招攬人才加入它們的團隊，並透過工作坊分享有關設計營商的知識——他提供機會，設計者展示自己的才能，既能將一個項目完成，也使得年輕的設計者從中獲取實踐的經驗，「我今年已經65歲了，感覺到是時候要去回饋一下這個業界。」他說道，「每個人認為的『漂亮』不一樣，設計者的鑒賞能力是應該要有連貫性的，要帶出這個連貫性就需要訓練，那麼這個接班人從哪裡來呢？就是要共同去創造工作經驗。所以，這個概念就是我可以給設計師經驗，但是他未必必要為我工作，是一種雙贏的合作方式。」

#### 別致的空間供予設計者



徐騰(左)、徐達父子檔創辦設計者空間。



父子二人與設展的設計者。



「設計家」中半開放的辦公區域。



「設計家」的展示廳。

各個設計者所需的空間要求不盡相同，有些喜歡開放式的獲取靈感，有的則享受個人的私密空間。於是，徐騰決定將流動座位、固定辦公桌、半獨立辦公室及獨立辦公室通通帶進這個空間裡，讓設計者能夠根據自己的偏好選擇不同的辦公環境。

但是同時，徐騰認為交流對於設計的必要性是相當大的，所以在公共空間中，他採用盡量開放的設計，他說：「通過在茶水區、平台區等地方的溝通，達成設計者和設計者之間的獨特交流，可以豐富自己的靈感和想像。」

徐騰非常着重於公共空間的利用，他提到當初在選址的時候，一眼便看中了偌大的露台，因為它一眼無邊際，很適合創作者思維的發散。他希望設計者之間能有良好的交流機會：「其實設計師們之間的聊天話題常常跟自己正在進行的工作相關，這也是一種『機會』，好的情況甚至可以促成一個作品，也正是我們這個理念的源頭。」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